

我在小学毕业时(1966年)开始读翻译作品。其实那时因“破四旧”,书店里的文艺译作大都已下架。翻译小说主要由同学间互相传阅。《悲惨世界》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《海底两万里》等都是那时读的。记得发黄的书有的已破损,许多没有封面,不知是否被故意撕了。所以也不知作者、译者。那时对翻译没什么感觉,只是觉得这些故事比之前读过的《水浒传》《说唐》等更有触动,写人状物更接近周边感知的世界。

## 读翻译佳作一二事

陈保平

开始注意翻译作者是在上大学时。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我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。那时学校有个十来平方米的新华书店。每天上午课间休息时,同学们会蜂拥而出,去书店抢购当天进的世界文学名著。常常晚到一步就没有了。从那时起,我们知道了莎士比亚的译者朱生豪,法国名著译者傅雷,俄国文学的汝龙、力冈等著名翻译家。如果有不同译本出来,我们会试着比较。印象特别深的是傅雷翻译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,那种流畅、激越、一往无前的气势让你无法释卷。后来,《傅雷家书》畅销,不知是因为他译著的名声,还是他家庭遭遇不幸留给时代的回应,抑或只是他的中文也特别优美,即便如此浸润于法国文化,也无法抵消母语和传统文化对他的感染。我对译者最直接的接触是中文系的王智量老师。他瘦高个子,一口圆润的普通话,教我们外国文学课,讲课时常常带着羞涩似又不屈的微笑。他年轻时曾被打成右派,在河北山村度过艰难岁月。他

在那时,俯首油灯,用糊墙的报纸开始翻译普希金的长诗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。他花了十年心血,后来成为我们同学争相阅读的书(我很难过,在写这篇小文时得知王智量老师因病不幸离世)。以上这几位,都是属于师长辈的译者。

后来读书少了,对译者,尤其是同时代人中的优秀译者了解不多。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位名金晓宇的青年译者,译了不少本杰明的作品,他一直患有躁郁症,长期与父亲相依为命。最近父亲也走了。我不知翻译能否减轻一些他的病痛。我是疫情期间待在家里时间长了,稍读一些书,才又看到几本好的译著。一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《俄罗斯史》,此书已再版八次。每次都有新的增补。七八百页的厚书,从史前到当代,深入浅出,一以贯之,读起来似行云流水般通畅。很少读到这样的史书。我想除了作者的史学功底和优美文字,译者再现原著文风的追求也功不可没。另一本是中信出版社去年出的新书《精英的傲慢》,这是美国学者桑德尔批评美国社会很有独特见解的作品。他认为美国倡导的优绩至上主义是导致精英脱离普通大众,造成贫富悬殊、阶层分裂的重要原因。这本书译者是应出版社编辑之约翻译。可能因为赶时间请了几位研究生帮助完成。但看得出来,译者最后对全书的梳理还是下了功夫。后记中译者写到,这位周姓编辑一开始就对翻译提出要求,希望“要符合中国读者阅读习惯,避免生硬直译”。而译者也坦言,拜读思果先生《翻译研究》《翻译新究》两书对他的启发,避免了之前直译的谬误。值得一提的是,译者还通过曾在哈佛访学的朱慧玲教授,就一些重要概念、理念的表述,直接向桑德尔教授请教。这种严谨的翻译态度,和严复先生当年倡导的“信、达、雅”翻译标准,对我们渴望了解真实世界和不同文化的读者来说,仍然是一件十分期待的事。

最近,“京剧《霸王别姬》首演百年摄影作品展”全国巡展的第一站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登场。由此,不禁联想到项羽与虞姬的故事长期流传于黄浦江畔。

上海长宁区新泾镇(曾属上海县)有虞姬庙遗址,嘉定区江桥镇有虞姬墩路,分别位于吴淞江(苏州河)两岸。追溯其由来,均滥觞于“霸王别姬”。在史籍中,此事仅有片言只语的记载,经沪上民间的生动演绎,却使原本凄然的情节增添了璀璨的神采,并得以载入地方志。

《江桥乡志》收录“虞姬墩的传说”：“项羽手下有一个小卒是上海江桥乡人,他感激虞姬平日待他不错,便拾起虞姬散落在地上的头巾和披风,藏在身边,趁战场上混乱,打扮成老百姓,悄悄地离开乌江,回到了家乡”“把虞姬的头巾和披风埋在吴淞江边。每年清明,还在上面加三担土。后来小卒死了,他的儿子继续挑泥,世世代代年年加泥,便成了一座土墩”“虞姬娘娘常常显灵,每当风雨之夜,常见一个穿着白色冠裙的女神,指引着船只航行”“朱元璋建立了明朝,开始收集民间历史古迹,有人把埋葬虞姬衣冠的事报上去,知县奉上级指示,把这个土墩起名为了虞姬墩”。过去,乡民多

不识字,“虞姬”两字大概叫不顺口,遂将虞姬墩误称为野鸡墩(或渔姬墩)。为此,清代沈学渊的《题虞姬墩》诗云:“汉殿秋风雌雉啼,江东抔土拜虞兮;项刘不是争墩客,谁把墩名误野鸡?”

《新泾乡志》也收录一个“民间传说”：“姚家宅自然村北,靠近苏州河边的地方,有个野鸡墩,原名虞姬墩,就是楚霸王所宠爱的虞姬的坟

## “霸王别姬”在沪上民间的演绎

朱少伟

墓。相传虞姬自别霸王后,就退到长江以南与她的两个姊妹一道在此抵抗汉军,曾打过几次胜仗,终因寡不敌众而告失败。”其中,按照百姓们的善良愿望,称当初虞姬成功脱险,携姊妹到江南继续抗敌,这是一些野史中未见过的说法。

虞姬衣冠冢确实只是一个传说而已,因为直到唐初今上海市区才大部分成陆。两本乡志所述的虞姬墩虽非秦汉之物,但形成时间则有可能比较久远。据附近高龄老人回忆:1958年,虞姬墩“尚残存着虞姬的墓碑”;上世纪50年代末,修建吴淞江桥梁的引桥需填土,曾用船运走虞姬墩泥土,原先高高垒起的大土包被削平为农地。现在,墩址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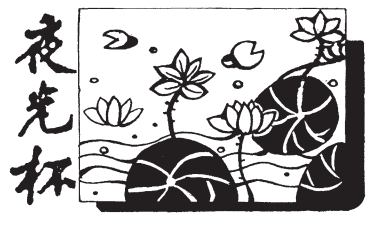
静卧于外环线吴淞江桥之下。

关于虞姬庙,清代王韬的《瀛海杂志》谓:“虞姬庙,塑女神像,庙前有大银杏两株”“发逆(按:指太平军)犯沪城,屢由是道,庙竟毁于火”;《上海县志》记载:“虞姬庙在新泾乡姚家宅自然村(按:今外环线吴淞江桥西侧绿化带),位于吴淞江畔。1847年(清道光二十七年)里人张化麒募资建造,1861年(咸丰十一年)毁”

“里人张乾祐等于1869年(同治八年)重建。庙面北,占地2亩,庙宇5间。1945年改作虞墩小学”。后来,该庙曾重建平房,但更名法虞寺,一棵树龄达300年的古银杏与之相伴,今犹有迹可循。

关于虞姬墩路,《嘉定地名志》记载:“位于江桥东部,以古迹虞姬墩名路”“1985年辟华江公路至幸福村钱家弄,碎石、水泥路面,名华钱路。1994年南延,改建为现状,1995年更名”。从中可见,虞姬墩路的修筑历史已有数十年。

从虞姬墩到虞姬庙,再到虞姬墩路,都可用一个古老传说串起来,它虽存虚幻,却像天际的彩霞,有光有色,并一直闪烁于人们心中……



海全人缘好,在全庄是公认的。大家都知道海全疼妻子。他那一代人的疼法不是唧唧我我,而是付诸行动。冬天,北方气候干燥,农家妇女手裂脚裂属于周而复始的季节性现象。海全妻子的脚后跟裂口大,疼痛难忍。海全往铁锅里舀两瓢水,捡几大片冬瓜皮投进去,把水烧沸。待温度降得差不多时,他用瓷盆盛大半下,让妻子把双脚放进去。他知道水温正好,偏高,烫人;偏低,没效果。

## 海全叔

唐大山

泡好脚,海全左手抓着她脚的前半部,右手用煮得松软的冬瓜皮反复擦拭后半部干裂处。接着,他用针穿过大裂口两侧的厚皮,往返几下,把裂口缝严。几天后,裂口愈合,再过一段时间,那些无用之皮与线头一起自行脱落。海全对妻子如此用心,对老人如何?在我们小孩子眼里,收老爷是海全的父亲。海全夫妇从不吝啬,即使自己不吃,也要把好东西做给收老爷吃。收老爷七十多岁时去世了。葬礼非常隆重。海全披麻戴孝,捧盆执幡,号啕大哭,场面感人。有人说,他哭一下表示了就可以,怎么那么伤心呀;有人说,即使是亲儿子又能怎么样,人心都是肉长的。

多年以后,我带着孩子回家,见到来串门的海全。说起往事,都承认他对收老爷孝顺。在座的一位老翁说:“收老爷是海全的叔叔,侄子能那样孝敬叔叔的,我长这么大,只见过他一个。”男女老少都喜欢和海全聊天。每逢阴雨天或者闲着的时候,他家里聊客不断,有时他也到别人家串门。

海全还是家长里短的调解员。长民从县城回来,没经妻子批准,买了一张按摩椅。夫妻发生口角,双双来找海全评理。海全厘清事情的来龙去脉,先对长民说:“这是你不对,那么大的事咋不和家里说一声?赶快给她赔个不是。话说回来,你不是为自己,现在条件好了,你想让全家人都按摩放松,对身体有好处,也不错。”他转了一下身子,对长民妻子说:“别生气了,长民给你道歉了,没啥大不了的事。你想攒钱为



季常踏青惹春风 柳氏责罚跪池边 跪池 (设色纸本) 朱刚

孩子花,钱是挣出来的,不是省出来的。他挣了钱买按摩椅,没吸烟喝酒打牌吧?回家,你先试一下按摩椅好不受好受,就当是长民给你送个礼物吧。”小两口破涕为笑,手牵手回去了。

前些年我游南京路步行街,常会不期而遇一个难忘的节目:在一定时刻,永安百货临街的一个阳台上,总会走出一个戴礼帽的男乐手,举起萨克斯演奏乐曲,悠扬优美的旋律唤来越来越多的行人,一会儿就成为一个马路音乐会。

除了大量驻足听曲者外,还有许多老中青男女人群,竟然纷纷当街跟着乐曲翩翩起舞,宛若天使下凡。《春天的故事》《天涯歌女》《紫竹调》《我的祖国》《友谊地久天长》,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中外乐曲,像从世界高处吹来的风,似从历史深处飘来的故事,把南京路汇合成一个人民欢乐的海洋。

然而,不知从什么时候,什么原因,南京路上这个吸引大众的节目,竟然悄悄消失了。行人走过,常会抬头怅望那高悬而空寂的临街阳台。

其实,这类马路艺术是深深植于海派文化的土壤而深受市民喜爱的。海者,大也,海派文化就是要尽可能扩大文化覆盖面。走街串巷,深入十字街头,密接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烟火,正是海派文艺越行越密的历史足迹。而在商业广告中注意构建文化品牌,在商品宣传中精心渗入中外文化元素,使商业和文化相得益彰而得到双向传播,也正是海派商业文化需要发扬的优良品质。可以说,海派文化的发展,需要越来越多的深入街头和市民的艺术平台。我不由再一次探询那高悬的阳台:大地已然春回,何日曲再来?

## 何日曲再来

吴欢章



海全的皮肤好,穿戴整齐。他常说,时代不同了,生活变好了,老年人不能倚老卖老,自己尊重自己,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。对了,海全长我一辈,我应该喊他叔,喊他的妻为婶子。

## 少年与“大少年”

洪水

收钩,我是早上四点左右,再迟,上了钩的甲鱼就容易被村夫碰到,收走。再迟了我就赶不上吃早饭上学了。三舅照例也是跟在我后面。一次,我在一口很大的扩边收钩,突然发现对岸站着一个人。“谁?”我大声喊。“你是谁?”三舅喊得声音更高。对面不应,只是朦胧看到那人的脑袋晃了几下。“三舅,不会是鬼吧?”我害怕了。“瞎说!”三舅的声音也有点抖。“我们走吧,钩不收收了。”“好的。”三舅应声就掉头。走了十几米,总觉得后面有脚步声。“不行,要真是鬼,听说会跟着我们回家的。”三舅又转回了身。“你把挑鱼钩筐的竹竿给我,跟在我后面,打手电照着它。”三舅显出了男子汉的味道。他手执竹竿,躬着身,随时准备冲杀似的,朝那人走去。我气都不敢喘,手电紧紧盯着照。那人动不动就晃下脑袋。一步步走近,我们嘴里吭

吭吭作响,心好像要跳出嗓子。五十米、四十米、三十米……“啊唷妈呀,什么鬼啊,是棵向日葵。”三舅大叫起来。我冲过去,一脚把那葵花秆踩断了。心里骂:你什么地方不能长,非光杆一棵长这里。身上还缠了扁豆藤,活像个活人。这个镜头也多次入我梦来。三舅一生,如平凡农夫一样,喝酒、抽烟、打麻将,样样不落。因为经常喝醉,又每天抽两包臭香烟,常常麻将打到深夜,五十多岁就走了,走得就像沙子撒在水里,在村里面一点涟漪都不翻。梦这个东西实在很奇怪,三舅真不能说是我真正熟悉的人。他究竟有什么能力,是什么个性,乃至长得有什么特点,我都模糊不清,可他偏偏常入我梦。

## 十日谈

忘年交 责编:刘芳

我想,也许我们是同道中人,难得知己吧?请看明日日本栏。